

· 科技纵横捭阖 ·

文/张文刚

大预防与小预防

——有感于中国戒烟评比敬陪末座

联合国最近评估各国戒烟成果,中国得了百分制的 37 分,让我想谈谈大预防与小预防。根据笔者生造出来的定义,医生、医院和医疗卫生系统能够做的疾病预防,无论初级、次级、三级预防都只是小预防;而医生、医院和医疗卫生系统做不了的,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做,则是大预防。戒烟、酗酒、空气污染等等都是讨论大小预防的极好话题。

吸烟和空气污染。1996 年,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回国。我们乘火车从成都去重庆。我女儿先是好奇,觉得很新鲜。但下车后却说再也不要坐火车了。为什么呢?答曰不喜欢满车的烟味儿。我儿子四岁时第一次回中国,次年再计划回国,这小子居然出乎意料地说: No, thank you (谢谢,不要了)。问原因,又是因为到处有人吸烟。即使同学聚会,在座的高职医生、医院院长,卫生厅官员照样吞云吐雾,全然不顾不吸烟者的感受。看来长城故宫、外滩夜景、九寨黄龙、川剧变脸,数不过来的小吃美食都抵不过烟味儿的影响。“How come they are smoking in restaurant? this is a public place!”(公共场所,怎么可以吸烟?)我们见惯不惊的,孩子们认为不可思议,这就是文化差异。中国十多年前就有过大幅提高香烟征税以减少吸烟人群的提议,被高层否决,理由竟然是怕有关产业的农民工失业,恶化国家的就业形势。听起来就像金三角的人为他们的鸦片种植业辩护。如今,面对超过 3 亿的烟民,5000 多亿的烟税收入,3000 多万相关就业人口,形势更加尾大不掉。近年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有了,但仍然不能令行禁止,就连世博园里边的餐馆里仍然有人吸烟。儿子说,为什么不设一个举报电话,让警察来开罚单呢?我嘴上说这问题太复杂,不是罚款解决得了的问题,心里却清楚,没有相关立法,警察能干什么呢。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不吸烟教育,立法禁止烟草广告,斩断政府和烟企利益关系,这些大预防的事做不好,再过 10 年评比,还不会有长进。在成都,带儿子去扫墓,去长途汽车站 10 分钟的



本文作者 张文刚, MT.Diablo Medical Center, Sutter Delta Medical Center 等医院主治医师, 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电子信箱: guanzj@sjtu.edu.cn。

车程, 我们的出租车跑了 3 小时, 基本上是在用比走路还慢的速度爬行。按计程表那司机只能拿到 20 多块钱, 怎么活? 回来按那司机的建议, 乘公共汽车, 因为有公交专线, 同一条路只用了半小时。据说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百分之八九十来自汽车废气。不过, 这次中国行也看到亮点。沪宁高铁、成渝动车和都江堰到成都的快铁上就没有一丝烟味儿, 很舒服, 让人印象深刻, 展示了一个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均现代化了的中国。只是这些亮点太少, 而更多的消息让人干着急。据说, 中国肺癌发病率 10 年翻番, 成为死人最多的癌症, 赶上世界潮头。究其原因, 汽车急剧增加与吸烟哪一个功劳更大很难说, 因为同期中国的吸烟人口并没有成倍增加。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还要翻番, 达到两亿。希望那时的汽车如世博通用汽车馆所展示的, 都是零排放不会污染空气, 都可以做倒立以减少停车面积, 不至于把大街小巷全都变成停车场。要不然, 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是又一个烟草业。相对于这些让人引以为“懊”的消息, 健康保健师劝病人戒烟有多大意思!

酒中仙与乙型肝炎。算起来易先生过世已快 8 年。易先生第一次来看病是啤酒肚越来越大, 又总觉得乏力。除了好喝两口, 没有别的危险因素。但查体发现有乳

房女性化和腹水等肝硬化的表现, 再查又发现乙型肝炎。经过抗病毒治疗, 他的乙肝病毒滴度降低到零, 但转氨酶始终呈现酒精型肝炎的改变。因为戒不了酒, 好几次肝昏迷住院, 也因此被拒绝列为肝移植候选人。后来, 易太太离去, 易先生仍然不改, 一年后, 甲胎蛋白转阳, 肝出现包块, 易先生才幡然醒悟, 痛下决心戒酒, 并自费回国做了肝移植。很可惜半年后肝癌复发。圣诞夜又大量喝酒, 圣诞那天在急诊室过世。真可谓“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酒中仙, 两者皆可抛”。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与旧世界(欧洲)和新世界(美洲)相比, 中国的酒中仙们有一个更致命的因素, 那就是乙型肝炎的高发病率。感染乙型肝炎的途径不外乎垂直传染(母婴)、性交和接触感染血液, 比如输血、针刺等。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重复使用注射器和针头, 根本就无法知道有多少人因此受到感染。这是省小钱惹大祸的典型例子。1996 年, 美国 CHIRON 公司的主管 Rutter 博士到中国, 找到卫生部, 要推销乙肝疫苗。Rutter 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曾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部主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就是在他的带领下, 重点发展分子生物学, 由一个普通临床研究中心转型成为与哈佛、冷泉港齐名的生命科学重镇。Rutter 主持研发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乙型肝炎疫苗, 开创了疫苗生产的崭新途径, 并以此为主打产品之一, 创建 CHIRON 公司。Rutter 的中国之行无功而返, 据说是因为差钱。同期,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 台湾采用普遍接种乙肝疫苗, 大大降低乙肝发病率和有关死亡率, 大概也为台湾的全民健保省下不少开支。如今面临庞大的酒民和过亿乙肝人口, 中国的肝病治疗想不当世界第一都难。而当年不买乙肝疫苗和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省下的钱又在哪里呢? 大预防和小预防相互配合才能做好的事情还很多, 比如性病和艾滋、肥胖和糖尿病、高盐饮食和中风。

(责任编辑 王芷)